

六迷奇

「清」张德彝

撰

王彦章

点校



一部19世纪末的外交官日记
一个清末外交官眼中的西方世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地方高水平大学”（中国史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六 述 奇

〔清〕

张德彝

撰

王彦章

点校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孙新文

装帧设计:任 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述奇/[清]张德彝撰;王彦章点校.——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676-2530-3(2017.9重印)

I. ①六…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史料-中国、西方国家-近代②《六述奇》-注释 IV. ①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8385号

六述奇

[清]张德彝 撰 王彦章 点校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h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2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 / 16

印 张:23.25

字 数:42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2530-3

定 价:60.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光緒甲辰元日

六述奇

歸安金紹城



六述奇卷一

鐵嶺張德壽在初氏隨筆

環球五大洲已化各國立派公使駐紮以聯邦交而保
商民夫職掌行人而不諳該國之語言文字雖有鋪譯
究覺口耳不靈遇事傳言或遲速不宜或辭意未盡往
往坐失要領交涉因以紛歧願欲使傳短折斷教學生
色不難乎嘗考泰西各公使多有通兩三國語言者
中外換約以來聘使既通尤重舌人尤奇然語錄彼此
語言者恆不多觀西公使之能華言者恆無之咸安瑤

法之李梅即我使臣之能西語者亦僅前駐英之曾忠
敏公及駐法之慶雲使而已光緒二十有二年龔仰選
星使照竣三年秋代因病奏請

簡派使臣李傅相密保羅復旦觀察補充使村建船政局
曾生曾隨李丹度觀察曾華謝生來英充隨
譯官繼隨李傅相出使俄日等國充參贊官曾於十月
十九日奉

旨二品銜記名海關道甄普祿著賞給四品銜充出使英
國大臣兼義比國大臣欽此

二十九日余經羅星使奏調派充參贊同時奏調各員

点校前言

张德彝（1847—1919），原名德明，字峻峰，后改今名，字在初。祖籍福建，后迁至关外，被编入汉军镶黄旗，清军入关后世居北京。张氏虽为“八旗世仆”^①，但他出生时，家道早已衰落，靠曾祖父为人做法事维持生计。七岁“入义塾读书”^②，但因生活贫困，“学费每给于祖舅氏”^③。1862年考入京师同文馆学习英文。1865年毕业，经大考被奏保为八品官。1866年奉派赴欧洲各国游历，其后数次随使出洋，从事外交活动历四十年之久。1884年任同文馆英文副教习，培养翻译人才。1890年任总理衙门英文正翻译官。1891年冬，为光绪帝讲授英文，并“赐免拜跪”^④。1901年任出使英、比国大臣。1907年任镶兰旗蒙古都统。后多次担任廷试等阅卷大臣。1919年1月8日^⑤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辛亥革命后仍念念不忘旧朝廷，临终前向逊帝溥仪呈递遗折。溥仪念其忠诚，“加恩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后以皇帝身份“赐奠”，并命内务府大臣耆龄率属员参加其丧礼，以都统例厚葬之。留有《航海述奇》《醒目清心录》《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日新居士养心堂集》《中外百年历》《英文话规》等。其中八部《航海述奇》价值最大，手钞稿本现藏于中国

①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遗折》，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醒目清心录》第十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版，第175页。

②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行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醒目清心录》第十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版，第16页。

③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軼事》，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醒目清心录》第十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版，第18页。

④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年谱》，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醒目清心录》第十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版，第12页。

⑤ 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醒目清心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版）、赵金敏撰《关于张德彝〈七述奇〉手稿》（《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李瑚整理《张德彝出使奏稿》（《近代史资料》总94号）等均误以为张氏卒于1918年。《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年谱》中明确载明：民国纪元夏历……戊午七十二岁……十二月七日巳时寿终；《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418页注释中亦记：张德彝卒于民国七年农历十二月初七日，公历为1919年1月8日。

国家图书馆。《航海述奇》《四述奇》《八述奇》曾经刊行，前两种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20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前四种分别以《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随使英俄记》作为书名点校出版。其他几部虽亦列入计划，但因故一直未得整理付梓。^①

张德彝一生与外交紧密相联，先后八次出国考察游历或担任驻外使臣，足迹遍布欧美亚十几个国家。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乞假回国，向恭亲王建议派同文馆学生跟随前往英国游历，以便“增广见闻，有裨学业”^②。这一建议得到批准，于是选派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子内务府笔帖式广英及同文馆英馆八品官凤仪、德明，法馆学生彦慧等，“前往泰西各国游历，察访风俗”^③。此次虽为观光性质，但毕竟迈出了国门，领略了异域风光，开阔了国人眼界。1868年，清廷任命美国原驻华公使蒲安臣、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作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英国人柏卓安为“左协理”，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前往欧美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是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刚随斌椿游历回国的张德彝因通晓英文，被任命为使团通事一同出行，因在法国乘马坠落受伤中途回国。1870年，为处理“天津教案”善后事宜，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被派往法国赔礼道歉并递交国书，张氏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到达法国恰逢巴黎公社爆发，勤于观察的张氏在其《三述奇》中以局外人身份详细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便是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法国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亦不如张氏记录翔实。1875年，张德彝因英人马嘉理在云南被戕，清廷派兵部右侍郎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副使赴英道歉，张德彝作为三等翻译官随同前往。1876年冬，清廷开始遣使常年驻扎。张德彝因“练达勤能，留心洋务，迭次奏带出洋，于外国情形最为熟悉”^④，1878年被奏调随崇厚赴俄国议界修约。1887年，“留心时务，通达政体”^⑤的张德彝被前内阁学士洪钧“奏调充出使俄、德、奥、和大

① 《七述奇》多数人认为已经丢失，后来有学者在中国博物馆馆藏文献中找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初四的日记，记述杉山彬遇害经过、赴日目的、各友人同事送行情形、赴日本皇宫递交国书、到杉山彬墓前祭祀等情况。（赵金敏：《关于张德彝〈七述奇〉手稿》，《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② 宝璜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

③ 张德彝：《航海述奇》，《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45页。

④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38页。

⑤ 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臣随员”，1890年出洋结束。1896年，因驻英使臣龚照瑗三年任期已满，经李鸿章保举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充出使英国大臣，兼义、比国大臣”，张德彝被奏调为参赞官，1900年任满回国。1901年，户部右侍郎那桐出使日本，为杉山彬被害一案道歉，张德彝充任此行参赞官，这是他首次出使亚洲国家。同年十月，“品端正，有学问”^①的张德彝奉旨赏加三品卿衔充出使英国、义国、比国大臣，并顺途专使日斯巴尼亚国递国书贺加冕^②。1905年底启程回国。

张德彝的职业外交生涯未有显著业绩，但近代中国最初几次出洋张德彝均“躬逢其始”：“……爰立同文馆于总署，学泰西语言文字。此举前所未闻，创始也。彝由义学生蒙文忠公试于嘉兴寺，得入馆。同治乙丑，国家以西人来华者日盛，我国亦宜有人前往，采访政俗，识其风土人情，故因公而得历海外各国者自此创始。彝奉旨随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历焉。各国公使来华咸有国书，以敦友谊。丁卯冬，奉旨派蒲、志、孙三大臣前往东西各国呈递国书，是东西来往绕地一周者自此创始。彝曾奉旨随之。……庚午岁，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前往法国修好，是中国专派大员赴泰西一国者自此创始。彝幸得蒙奏带往焉。各国既经换约，遂多有公使驻华。光绪乙亥春，奉旨派少司马郭前往英国驻扎，是中国钦使之驻扎外国者自此创始。彝又经奏调偕往。计自设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③张德彝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培养的第一批翻译人员，曾担任总理衙门的英文翻译官和光绪帝的英文教师，是中国第一代走向世界的职业外交官。从学生、随员、翻译、参赞，一直做到出使大臣，“久历重洋”的经历是其他外交官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见证了晚清外交的曲折发展。

随着中外交涉日益频繁，清廷为了应付中外变局，命令各省地方官认真研习中外条约，以便遇事可以妥善办理。同时，为了及时掌控驻外使节所作所为，了解驻在国家的风俗习惯，以便在对外交涉中“不至漫无把握”^④，要求出使大臣“凡有关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皆当逐日详细记载，按月汇成一册咨送总署备案查核。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咨考证。”^⑤留存下来一大批记载国外情况的“奉使日记”，

① 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

② 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7-539页。

③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71-272页。

④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9页。

⑤ 刘锡鸿：《刘锡鸿任内卷略》，《驻德使馆档案钞》，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90-92页。

有利于了解时人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生活习俗的看法。后来由于郭嵩焘《使西纪程》被毁事件发生，使臣定期提交日记制度并未严格执行。但是难得的是，张德彝细心观察，勤于记述，每次出洋均留有日记，记其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凡目见耳闻之异，举皆笔之于书，故名之曰《述奇》。”^①虽然最初几次出洋张德彝身份卑微，但是每次出洋均将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因此留下了七十多卷、二百余万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六述奇》是张德彝八种出使日记的第六种，记载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年—1900年）随罗丰禄任驻英、义、比国参赞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总计十二卷，附有弁言、自叙、凡例、目录等，该日记从未刊印。记载内容十分丰富，“见所闻见，山川风土，语言文字，下及草木鸟兽之细，悉笔诸书而详记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习俗等无不详加记述，将西方新奇事物介绍到中国，同时向西方人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张德彝以当事者记载当时事，勾勒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轨迹，是了解西方的真实记录，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张氏日记历来主要记录国外的日常生活。正如本书凡例所云：“是书本纪泰西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至于各国政事得失，自有西士译书可考。”又说“历次出洋，虽辱承译事，而一切密勿阙而不书，亦金人缄口之意也。”张德彝如此小心谨慎，虽然不免使人感到遗憾。但是泰西民俗风情等“琐事”记载，反映了时人对西方社会认识的逐渐深入，具有比较重要的文化史和民俗学价值。日记中留下了大量新奇事物的详细记载，如曾记录亲眼所见西方人打网球情形：

其地一箭长方，以白土画四址，中横一网高三尺，以分东西界。玩者四人各着白裤、白汗衫，手执一网拍作“●”形，连柄长二尺余，网拍周亦二尺余，古米空白球十二，四人分立如此“⋈”，彼此互相接拍，何为胜负未详。惟见能对拍往来多次者，观人击掌称贺，其拍去碰横网者不接，左右出界者不接。此玩洋名“忒太呢斯”，玩者皆须年壮力强。看多时步至车场，登车回寓。（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卷2）

^①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69页。

详细记录公共场所修建整洁、便利的小便池情况：

伦敦街市旧有“非”字形铁壁，为男子洩溺处。近见各大街中央添设男女中厕，乃建在地下。地面先立石阶，高约半尺，宽丈余，长四丈。两首作椭圆形，阶上左右各立一“门”字形铁阑，高各四尺，左右各长丈余，后宽七八尺。两阑左右皆挂白质蓝字铁瓷牌，分注“男”“女”字样。其女中厕未便往观，男中厕则由前步下石阶八级，内分两途，以便出入。地亦石墁，中立一“非”字形铁壁为洩溺处。左右各先一小间，左间为看守中厕人住，右间为行人净手处。内横设木桌，列四瓷盆，旁置胰皂、面巾，用者出费二本土。此后左右各分五桶，每桶宽逾二尺，深三尺，如船上之中厕，惟后墙不设木箱。乃临墙距地二尺设一白瓷盆，半在墙内，半在墙外，形似葫芦如瓢。凡出遗者坐其上，尿屎自顺水流入地下，盆左挂白方纸成刀。墙既砌以瓷砖，地亦墁以缸砖，门窗一律，各处无不整洁。又此地洞高约七尺，地面有厚玻璃作棚，故天光透入，内中毫不黑暗。（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卷1）

出于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心理驱动，日记不厌其烦地从细枝末节反映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先进。如记述驻德使馆人员接受西医眼部手术情况：

随使驻德供事翟云超（树珊）本有右目外斜之疾，因闻德医眼科能使其正，遂于前月赴柏林福来得立街旁之眼科施医院中疗治。其治法乃令仰卧床面，头盖昏迷药帕，初盖臭其味，手脚尚知欲动，一分钟后则无所知矣。德医即以刀匙将右眼珠挖出，眼珠左右有系，复将左系割断，以镊作结，再即放入，其人已醒，为时不及二刻。查眼斜之故，左系长而右系短，故眼珠不能正视，今将左系割断打结，则左自短而右因拽自长矣。治毕蒙以白布，待三十日后方得使用，乃在院中养息二十八日，院收饮食费。迨出院时合赏仆等共用百余马克，至今二目依然完璧，惟右目外视觉稍费力耳。（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卷11）

关于消防机构及设施等记载如下：

伦敦城中正南偏东太木斯江南岸之骚斯倭卜立芝路有救火总局，英名

“夫艾尔卜里该特”，义乃救火兵也。前设一台，方式高数丈，层层四面有窗，顶上小屋有人轮班守望。局属伦敦府，分局六十，报乌筹筒六百余，周管一百十八方洋里，共用兵官七百五十员名，每年费用十三万镑云。（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卷9）

伦敦街市间巷多于道边立一报乌筹筒，筒系铁质作“⌂”形，红色，高三尺余，周约尺半，顶上正面玻璃一小方，内有关键，直通附近之救火分局，有不戒于火者，无论何人，皆可以拳急触玻璃，玻璃破则分局知，该局即派救火车载水龙兵官等驰往。闻救火车既到，无论用否，其遭火之本家皆须付使费五镑，以后他局陆续有到者，又分时刻之前后而付四三二镑不等。（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卷9）

还经常记述西方的新发现、新发明，尤其注意技术发明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例如对机器织绣速度之快表现出极大热情：

见星使旧签押房现改卧室之铁床前立二曲律，黄质红字红边，较京师八旗及戏台上用者稍小，乃长三尺余，宽盈尺，织以绒线，字则“持节使者罗丰禄”，字周尺余（即前于十月二十日王少山所写者），闻系前在哈里发克斯城某厂所送者，该厂当面织成，须时不及两点钟，足见机器织绣之速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 卷11）

对当时发明不久的伦琴射线及其功用亦有记载，并对西人好学深思的精神表示钦佩：

二年前德人骆岑创造一种射光照物器，洋名“骆岑蕾司”，义即骆岑所制之射光也。以之照物能洞见其底蕴，医生以之由衣外照病人，可见通身筋络骨髓以及血脉五脏；善地学金石者可持以考察矿产；税关可用以验货物、察行李，凡中所藏纤细靡遗。现在初创，价固尚昂，将来如电灯、得律风之类，用者日多，价则日廉。以后不惟偷漏私运者无从作弊，即人之一身亦将肝胆毕照，无所用其消沮闭藏矣。（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卷4）

由于前有五次出洋经历，张氏对西洋的认识逐渐深入，更加从容观察西方，经常对西方事物追本溯源。例如对于西方婚戒起源、意义等记道：

记英俗：男女固皆戴戒指，然其戴处不仅在第四指也，在他指上者盖皆有义也，如一男意欲得妻则戴戒指于左手二指，如已配定则戴于中指，已娶固戴于四指，苟永不欲娶乃戴于五指；女之未经择配者戴一钻石戒指于左手二指，如已聘定则戴于中指，已嫁者戴一金戒指于四指，苟终身不愿出嫁则亦戴于小指，所以示别也。（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卷7）

闻西国新妇戴戒指之风由来尚矣，据云始自罗马人。按其规于未娶之先有戚友会于女父家，互议嫁娶之凭书，议定后则女之嫁奁财产或即时付给，或临期送交，同日喜乐宴会一场，新郎即赠一戒指与新妇以为质，新妇戴于左手四指，盖义谓四指连心，今而后夫妇同心，永世不忘也。（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卷7）

关于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起源、发展等有如下记载：

蜡人造法始自百二十余年前，有瑞士国柏安城人柯尔特斯者，精于格致各学，为创此艺之鼻祖，后为其甥女郭莱淑氏所绍其成。先是柯尔特斯率甥女由瑞士移居法京，传习数年。至西历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即乾隆五十八年），柯尔特斯故，郭莱淑嫁杜泗鸥者为夫，故以后凡此蜡人馆皆名曰“玛大木杜泗鸥”，译法言杜太太也。法君拿破伦第一赏其能，同时各官宦富室亦多追随仰慕之。杜因不胜其扰，徙居伦敦，先列其蜡人于斯特兰及布拉斯二街，任人观赏。至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五年）移至贝格尔街，大启尔宇，列男女老幼、古今名人之相，规模大备，各肖其真，于是观者争先恐后。数十年来，由母而子而孙而曾孙杜卓安，世传其艺，获利无算。卓安年十四即能塑米兰王等像，尤属精巧绝伦。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光绪十七年）始移至此，广建大厦，恢宏其业，增列蜡人，数至三百七十四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卷1）

在担任参赞期间，除协助罗丰禄进行交涉、协调外，业余生活颇为丰富，其中观剧是另一重要内容，对此日记中也有充分反映，如记载观看《基督山伯

爵》情况：

第六场则大戏一出，典故系一岛距法国不远名“克里斯兜”。村中一女名莫尔赛，早经但太斯者聘定，后被该女之情人傅尔楠娶去。娶时通村男女庆贺跳舞，极闹热。但太斯探知告官，乃同系傅尔楠及当娶时啖经之神甫于犴。神甫年迈，自知将死，乃掀窗破壁，悄唤傅尔楠入彼屋，告以故，并给以地图一幅，言在某处某桃树下埋有珠宝一匣，另交钢刺一把。傅尔楠去，神甫死。守监人至，查伊气绝，乃盛入一大布袋中。守监人去，傅尔楠潜入，移尸他处，自入袋中。天未明，二守监人执灯昇袋出狱，抛入地中海。傅得洄近小山，抢驾小舟登岸，觅路入山，以刺拔树掘地，获得宝匣。下山猝遇其妻，互出非望，遂以珠宝贿买得回里门，一时腾踊，富埒王侯。邻居男女咸执仪往贺，宾客阗门，鼓吹跳舞，兴尽而罢。（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卷1）

主人公名字被张冠李戴，有些细节记载也有出入。此外，还记载了《美女与野兽》《马铃之声》等西洋名剧，为了解西方戏剧留下了宝贵资料。

对于西方劳逸结合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经常与中国进行横向对比，认为本土休息休闲方式伤财而更伤身，西方嬉游取乐方式有益无损：

或谓西人喜动不喜静，好武不好文，亦不尽然，如其打弹、抛球、赛马、溜冰、泅水、赛船等类，正其读书学业之余，随时嬉游取乐，以畅其情，以舒筋脉，皆有取义也。盖学久必怠，又必择其有益无损者而玩好之，以顺其气而舒展精神。此等读学养气之法，恰合《论语》所谓“游于艺”者，朱注：“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礼》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非必朝夕咿唔咕啐，手不释卷也，必有以养其天机，畅其神志也。由此观之，西国风俗多有暗合中国之古训者，岂若吾华人之好游骋者，不揣其有益与否而任意为之，如玩樗蒲虽云静，而终日凝坐，筋脉不舒；玩竹牌虽曰爽，而喧嚣忿争，精神徒耗；玩骰子呼卢喝雉，手掷目注，血气自伤；打摊压宝劳心焦思尤甚。以上皆赌之害也，其他或嫖、或饮花酒、或吸鸦片，日夜流连，既入迷途，又染烟癖，不仅伤财而更伤身。是吾人之喜更新不尚实学，而只求外面者之所好，乃皆今之古者，而守旧者之所好，乃皆古之今者也。苟吾人皆遵古训，则更新者自然反古，

而守旧者亦必更新矣。(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卷11)

对于西方社会流行的跳舞社交方式发表议论，认为中国娱乐“乐在一时而害在毕世”，而西方取乐“择其有益而无损”：

昨与同人谈及西人之跳舞，谓男女搂腰抚肩，双双驰骋，似不雅观。然细思之，当跳舞时步武疾徐，踊跃先后，或如鸳鸯、蛱蝶，或如流水回风，变幻离奇，各合乐之节奏，即比以中国古礼“缓兆进退”之仪文，亦奚以异？且其于未跳之先及已跳之后，男女咸有送迎交接之礼，当跳时仪容整肃，不事轻佻。由此观之，是皆藉以行乐也。当时既赏心而悦目，更活络以舒筋，心无异想，意在畅情，不至神疲力倦，似觉有益无损也。夫英国禁止妓寮，而于人家会场食则男女共桌，舞则男女同场，坐则男女并肩，游则男女同行，处处不露媒亵狂荡之态，而咸以礼貌行之。岂若华人之行乐每于金粉队中趋之若鹜，遂至陷入迷楼，沉于欲海，呼朋引类，耗费不貲，连宵达旦，疲倦不堪，心不舒而血气耗，身体弱而精且竭，迷途不返，苦境难离，是乐在一时而害在毕世，其乐安在哉？反不如西人之取乐择其有益而无损者行之也，望吾人之欲养性陶情、随时取乐者察之。(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卷11)

记载下来的泰西风土人情更加细致生动，内容极为丰富。对于西方的认识也在一步步深入，由表及里，由不屑、质疑到后来的赞赏、认同。经过多次出洋后，对西方集会自由、秩序井然赞赏有加：

记英俗：如税务等事遇有新例不合商民之意者，该商专行可定期集众会议于海岱囿中，官不禁止，议毕禀官，设法更改。届期人约千百，列队而行，执有旗帜、行号等。每遇此事，沿途左右男女观者密若堵墙。工匠虽不敢滋事，仍须巡捕随处弹压。如十年前伦敦街市车轮有税，商民不服，于是集众会议，商匠中竟有项套车轮，头顶车头以及手执两扶条者，趣甚。(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卷7)

伦敦各戏园演夜戏皆于午后戌刻开门，凡买贱座者多早到待于门外。人虽男女一二百，既不拥挤，亦不喧哗，皆两人一横，排立于廊下，因有巡捕在旁弹压，无论男女，皆不敢争前一步也。(光绪二十四年又三月十

一日 卷6)

尤其对地位低下的沿街乞讨者亦能秩序井然表示叹服：

伦敦乞丐较前既多，而种类亦不一，其扫街乞钱及持鲜花、线带、火柴等物讨钱者，似皆与前几次来此所见略同。今又见有一种，或男或女或夫妇，缓步街衢歌曲以讨钱者，更有徒手悄随身后者，其他又有手摇琴者、弹胡笳者。然皆衣履整洁，既不高声喊叫，亦无呼爷丑态，似较亚洲者不甚令人心惨。（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卷3）

尽管张氏秉持“一切密勿阙而不书”的原则，但并非完全忽略不记，经常涉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为偿付《马关条约》中巨额赔款而续借英德商款，日记中对此也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本年总署会同户部《续借英德商款合同》内载：中国国家应飭驻英出使大臣遇有会商等事同银行各商董商办^①。昨由伦敦汇丰银行函称：所有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周年行息四厘半，金债股票五千张，定于本月初五日送来使馆盖印，以后每礼拜均送两次等语。因而星使札派同人监印，分成三班，每班四人，第一班为余偕沈藕生、吴少序、罗小荷，第二班为罗叔羹、林琴荪、魏莲叔、罗伯苏，第三班为陈幼庸、曾叔吾、王少山、严伯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卷6）

午后由汇丰行送来每张百镑之股票三千，因印工未到，遂点数、察收、封锁。按：此次股票共计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张，内二十五镑者一千五百张，五十镑者一千五百张，百镑者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五张，五百镑者二千四百张，统计共八百万镑。（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卷6）

此次金镑股票纸厚分余，长一尺五寸，宽一尺二寸零，正面四边围以皮球花朵一圈，内中左印德文，右印英文，皆叙明一切章程，后篇印“按时取利之凭票”，每页横长二寸余，竖宽一寸。票之镑数既有多寡，则外印花圈之色亦有别，如百镑者大红，五百镑者紫色，五十镑者金黄色，二

①《续借英德商款合同》（今名《英德续借款合同》）记载如下：“此借款全数，准银行等出股票，以英金镑为价，此股票系何式样及何文字并数目若干，均由银行等随时自定；此股票由中国或驻德国，或驻英国出使大臣加盖关防，以昭信守。”（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4页）

十五镑者浅红色，印工亦极精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卷6）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着手重建海军，曾向英国阿摩士当厂订购“海圻”“海天”两艘排水量4300吨的巡洋舰，日记中对两舰建造损坏、修理、押送等细节反映颇多：

我国前在英兰正北偏东得尔哈木与约尔克二府之间牛喀色安太音地方埃勒隋村之阿摩士当船厂定造兵轮一艘，其长三百九十六英尺，宽四十六英尺，深十六尺九寸，重四千三百吨，内盛大小炮位及喷炮共三十六门。现在船壳造成，定于明日午后下水，乃经厂主夫人出名专帖请星使，外附空帖十页，以备填写随带各员名姓，星使遂派马清臣、林和叔、陈幼庸、吴少序同往。其地距伦敦二百七十四洋里，须于今日未初起程乘火车，戌正始到，届时星使因故未往。（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卷4）

我国自前年在牛喀色厄盘太因地方阿摩士当厂定造“海圻”“海天”二快船，本应去岁告成，乃因故迟延。“海天”上秋下水，现始完竣，该厂虽管包送，星使复札派陈幼庸、黎弼良押赴北洋。该船备妥，于前日驶至坡兹墨斯海口，乃函请星使于今日未初船上午酌，并约余及叔羹，昨日余曾专函辞谢，星使率叔羹、幼庸往。该船本定今日宴会毕即展轮东渡，迨星使回，闻昨日该船遭风，机器有损，须待修理完竣方能开碇。此船新造，行不及百洋里，微遇风波机器即折，不知一旦于海洋临敌，缓急驰驱之际又当如何也？（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卷9）

又前在阿摩士当厂定造之“海圻”快船告成，今日午正三十分该厂请在伦敦东太木斯江口外什耳乃斯村边之卜拉克斯台克湾午酌，发电谢辞。该船系于明日鼓浪北行，押送者为林国祥、杨联甲，其他各员亦皆差竣，陈镇培已乘英船回华，谭学衡、程璧光、卢守孟皆拟乘坐日本公司轮船云。（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卷10）

清廷选派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作为头等钦差大臣前往英国祝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日记详细记载英方接待情形及向女王呈递国书情况：

张星宪前于十八日由纽约坐美国轮船“巴里斯”走大西洋来英，约在

二十五六日到骚桑屯海口，星使派余同林和叔、陈幼庸、罗梦祖、任谦斋恭迎宪驾。午初同乘马车至倭特路火车栈，登车即开。一路细雨淋漓，花木繁盛，菜蔬分畦，腴田连阡。未初一刻抵骚桑屯，下车步入来得立店，知金登干先到，坐谈片刻，查定房间。因店势稍小，楼房不多，遂步入街前西南店。楼房高大，开敞壮丽，复即租定多间。戌初美公司进口，余同林、陈诸君及金登干乘马车至码头，恰值船到尚未傍岸。同时本城美尔盖坦、阿得满埃玛牛率书手那得尔亦到，各着官衣、皮领红带，手执金圭银角来接。迨船停泊后登船，美尔等先见，陈词诵仰，张星宪亦立答数语，以表谢忱。继而余等叩谒毕，知所带各员中旧识者。覲面，略道间阔，后即登岸上马车，送张星宪住西南店，其他分住两店。（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卷1）

又今日午后张星宪在卜静宫内呈递国书，内云：“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好。兹值贵君主在位六十年之期，举行庆典，嘉祥丕应，遐迩同骧。因念中国与贵国友谊夙敦，尤深忻慰，特简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头等出使大臣，恭赍国书一通、礼物等件前往贵国，敬谨呈递，以伸欣贺之忱。该大臣忠勤久著，声望遐孚，朕所信任。惟愿大后帝赐之优待，俾能尽职，从此宝祚益隆，邦交永固，两国共享升平之福，朕实有厚望焉。大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卷1）

张氏出使结束回京时恰逢义和团大规模进入京城，对于影响中国社会发
道路与方向的义和团运动也有涉及。因为很多属于道听途说，即使亲眼所见亦
未深入接触，因此所记并不是很确切。但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明确表达主张剿
灭的观点：

闻现在北京有人立会曰“义和团”，奉洪钧老祖为神，入会若干日，练习拳勇诵咒，即能有神附身（该会称曰“上体”），能挡锋刃，能避枪炮。会分两党，曰乾字曰坎字，乾字者以黄布扎巾，黄布缠腰裹腿；坎字者戴红巾，以红布缠腰裹腿。其所谓上体诸神为托塔李天王、孙膑、吕布、马谡、王平、孙悟空、猪八戒、宋江、吴用、济颠、许仙、济小塘、嫩承光之属，均非典祀明禋，半属荒唐附会。设有斯人，而千百年前既不

知何为枪炮，胡以能避枪炮？当时既不解避枪炮，而今附诸凡人之体反能避枪炮，斯亦奇矣。此皆年幼无知，而为《封神榜》《西游》《水浒》《济公传》《升仙传》各无稽之小说所误。今纵有神附体，亦无非蛇、狼、狐狸、刺猬之邪气。夫邪道惑人，例干法禁，且红巾、黄巾之害，已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唐赛儿、白莲教等皆历历在目，想秉国诸公有尝胆卧薪之虑、具惩羹吹齑之思者必不令其滋蔓难图，流毒无穷也。且在輶轳之下，现仅初立，不过作俑于一二无知之辈，附和之人不多，即早驱逐，庶不至酿巨祸于将来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八日 卷12）

不仅如此，还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予以记录，如条分缕析英布战争的来龙去脉。虽然未必认清殖民侵略的本质，却也留下此事件的客观记录：

脱兰斯瓦在南斐洲南界偏东北，临英吉利南斐属地，东傍葡萄牙东斐属地及苏鲁兰，东南沿那达河，南接阿莲渚（又名“教连至”）邦，西连英属地贝川那兰，地基东西宽四百英里，南北长约七百英里，地本旷。曩于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始经土人班图种徙居之，其人面棕色，发短而髻，颧高而额尖，经苏鲁兰酋长辖治；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渐有和兰农民迁往，此等人英呼曰“布尔”，义乃乡农也。随时驱逐土人，和民日繁，乃叛和自立民主，继因贫乏不能自存而内乱；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绪六年），归英藩属。当时互立条约，而彼此之齟齬已萌于此矣，盖所定二十款中之有关系者为第四款，内载：“脱国苟非经英皇批准，不得与天下各国及其南方自主之国并东方各邦订立条约，惟阿莲渚一国不在其内，如有既蒙俯允者，亦须先将约稿照缮一通呈递英皇察览，若六阅月内不经发还，即不准行。”又第十四款云：“除本洲人外，他国人民眷属皆可前往游历寄居，并准造房立厂、开设行店，无论本人于该地经商，抑托人代理贸易，所偿赋税均当一律。”约中并声明脱国应尊英为上国。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绪十年）续约，则无此等字样。近因脱国坚执续约为言，谓既无尊英字样，即为平等，英则力辩两约意旨皆同，因之遂起争端，此两国开衅之由也，故志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卷12）